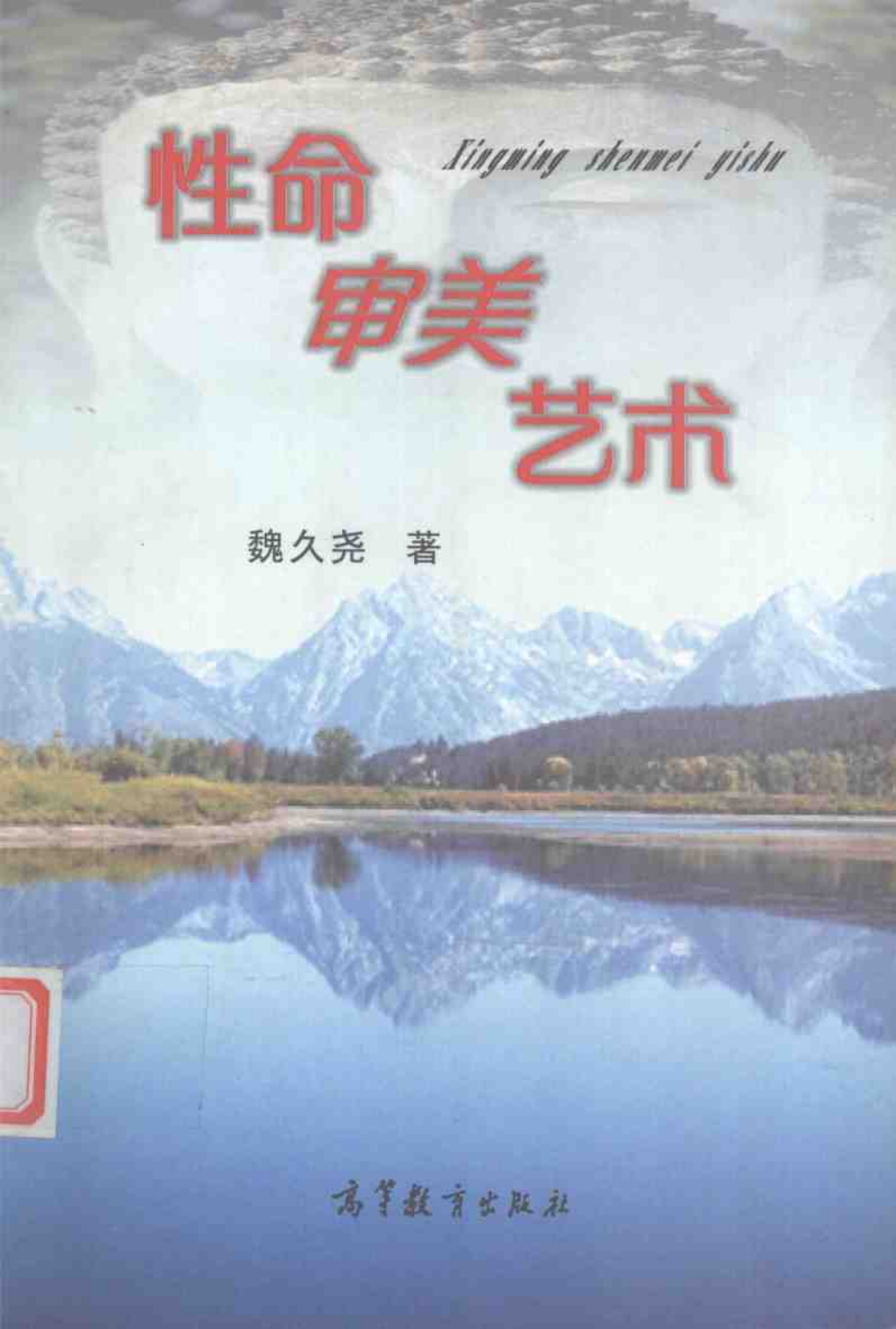




性命

Xingming shenwei yishu

审美

艺术

魏久尧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性命·审美·艺术

——批判美学原理

魏久尧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命·审美·艺术——批判美学原理/魏久尧 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ISBN 7—04—012432—7

I. ①性…②批… II. 魏… III. 美学理论—研究

IV. 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922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利华印刷厂印装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书 号	ISBN 7—04—012432—7/B·4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文明历史，陈陈相因，于今为时五千年！积久成大，已经发展演化为堪与自然世界对举的一大世界。人人安身立命，必须为之为依托，谁也无法出离这文明世界而另有寄托，独立自存。然而，这由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世界难道是人生的唯一的合理根据吗？这世界真正是人的世界吗？我按照这世界的生存规则寓居于这世界时，我是地道的本真的人吗？本书围绕着这些关乎当代人生和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承《易经》、老庄、王夫之，旁及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和文化批判哲学，辨其正误，明其得失，去伪存真，自成一家之言。追问查询性命的大源正体，确证天人之大道，辨明世界的邪正，描述人生的善恶，揭示世人持存本真，返本归源的途径和方式。认为自我生存中蕴含着性命一般（或存在一般）。性命一般与天道——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相通。因此，个人通过自我的内在性超越，可以直接通达天道。

天道具体地显现为道德现象、审美现象、艺术现象，此为本人的本真世界，与此相对的是筑基于经验理性之上的文明世界。由于经验理性在其源始处以物性替代人性，见物不见人，于是造成人性的原始遮蔽。文明历史愈是向前发展，人的本真被遮蔽得愈深。时至今日，沉沦于文明世界中的人们几乎全部丧失了性命本真，这世界因此而完全背离天道，孤据自然和历史之必然性而自存。演变为非本真的异化世界。所以，异化的人们要归复本真，必须自觉地批判、否定异化世界，自己解放自己。实现这一伟大目

的方式很多，除了道德实践和革命之外，还有审美和艺术创造。本书把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规定为人们否定异化世界，通达本真世界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形式，并具体地描述了这两种存在方式的显现样式和基本特性。

第一版序言

我奉献给读者的这一本书，不是地道的哲学，也不是地道的美学，而是一部“文化病理学”。我也算不上什么哲学家或美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个“医生”，但我是一个不太高明的医生。我只知道人类的病根在那里，并能开出根治人类痼疾的有效处方，但我不会做手术，而要彻底治愈病入膏肓的人类，必须对人类历史动一次大手术。这样的手术在人类历史上仅仅尝试过一次。这破天荒的手术大夫正是我们中国人。然而，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大夫，当他刚刚动了第一刀之时，就被中国的病人们群起而棒杀了。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作为同行的我，深感痛惜。悲愤之余，著此一书，一为缅怀，悼念死去的同行；二为激励，警醒当代和后人。庶几再出一个，两个或更多的手术大夫，以继前人未尽的事业，把那刚刚开头的手术做完，做好。

人有病，天知否？人有病，人知否？！

2004年1月于延安

目 录

第一编 导论：美学批判

第一章 美学的消亡 (§ 1—5)	(2)
一、关于哲学的消亡 (§ 2)	(3)
二、关于美学的消亡 (§ 4)	(9)
第二章 “美学消亡”揭示了什么? (§ 6—12)	(14)
一、在美学消亡现象背后所隐蔽的事实 (§ 6)	(14)
二、“艺术消亡”揭示了什么? (§ 8)	(25)
第三章 美学的复活 (§ 13—21)	(40)
一、美学到底能否复活 (§ 13)	(40)
二、关于哲学革命 (§ 17)	(48)
第四章 批判美学 (§ 22—35)	(66)
一、批判美学的源始存在 (§ 23)	(67)
二、批判美学的基本概念 (§ 25)	(73)
(一)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 26)	(74)
(二) 从海德格尔到儒家哲学 (§ 30)	(81)
(三) 从王夫之到福科 (§ 33)	(87)

第二编 性命现象

引言 (§ 36—38)	(95)
第五章 生存源始 (§ 39—52)	(100)
一、由自我直观所显现的性命一般 (§ 39)	(100)
二、由纯粹的内在性超越所通达的天道 (§ 45)	(108)
第六章 人心初几 (§ 53—68)	(119)
一、自我意志 (§ 56)	(123)
二、情感和欲望 (§ 58)	(126)
三、自我思维 (§ 64)	(133)
第七章 理性世界 (§ 69—84)	(141)
一、域滞和遮蔽 (§ 73)	(145)
二、裂变与依存 (§ 76)	(150)
三、排斥和压抑 (§ 79)	(155)

第三编 审美内外

第八章 审美直觉 (§ 85—95)	(162)
一、审美直觉的内在综合性质 (§ 85)	(162)
二、审美直觉的能在特性 (§ 90)	(168)
第九章 审美情感 (§ 96—107)	(176)
一、审美情感的存在方式 (§ 96)	(176)

二、审美情感的世界存在性质和显现形式 (§ 100) ...	(181)
第十章 悟性和想象 (§ 108—120)	(197)
一、悟性和想象的基本存在方式 (§ 108)	(197)
二、类比 (§ 113)	(204)
三、审美理想 (§ 119)	(211)
第十一章 理想与历史 (§ 121—140)	(216)
一、想象对经验理性的否定关系 (§ 121)	(217)
二、对马尔库塞“审美革命”学说的批判 (§ 132) ...	(234)
三、自由对必然的否定 (§ 136)	(244)
第十二章 理想与偶然 (§ 141—152)	(257)
一、理想对偶然性存在的肯定关系 (§ 141)	(257)
二、理想所显露的智慧风貌 (§ 145)	(265)
三、理想与幸福 (§ 147)	(269)
第十三章 审美形态 (§ 153—169)	(278)
一、崇高 (§ 158)	(284)
二、悲剧 (§ 160)	(290)
三、喜剧 (§ 166)	(303)

第四编 艺术现象

第十四章 艺术天才 (§ 170—184)	(313)
一、艺术天才的先验综合性质 (§ 170)	(314)
二、艺术天才运演自身的特殊方式 (§ 173)	(318)

第十五章 艺术家 (§ 185—208)	(336)
一、艺术家的两重性 (§ 185)	(336)
二、艺术家与世界 (§ 189)	(341)
(一) 艺术家通达本真世界的基本方式 (§ 189) ...	(341)
(二) 艺术家通达非本真世界的方式 (§ 193)	(344)
(三) 艺术家对世界历史的超越 (§ 179)	(351)
(四) 超越之为非理性的情感批判 (§ 200)	(355)
(五) 批判情感的升华 (§ 205)	(362)
第十六章 艺术作品 (上) (§ 209—219)	(372)
一、艺术的存在特性及其显现方式 (§ 209)	(372)
二、艺术意境 (§ 213)	(378)
三、艺术的结构方式和形式 (§ 216)	(389)
四、艺术形象的表现形式及其有限性 (§ 218)	(393)
第十七章 艺术作品 (下) (§ 220—233)	(401)
一、艺术情节 (§ 220)	(401)
二、艺术情节的圆满结局及其理想形式 (§ 225)	(411)
三、艺术的外在形式 (§ 231)	(424)

第一编

美学批判（导论）

第一章 美学的消亡

美学批判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批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实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这是因为现代美学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摆在突出地位的首先是生活、实践的问题。美学首须解决的是人们如何本真地掌握自我这一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相比之下，美是什么之类的形而上学探讨则不那么重要了。在道德和美学普遍沉论的时代里，没有过去哪一时代的人们比当代的人们更为迫切地需要美学，美学在当代生活中比任何一种文化都更有价值，更有现实意义。

§ 1

黑格尔曾在其《美学》中预言，筑基于感性基础上的艺术，将在理念的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为哲学所取代，艺术将自行消亡。从这个预言中还可推断出：美学也将自行消亡。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艺术是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消失了，这门科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因此艺术的消亡同时意味着美学的消亡。黑格尔这个预言于今天一半成为事实：美学确实消亡了，更确切地说，近代理性主义美学（即以近代理性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美学）确实消亡了，至少是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只保留一个僵死生硬的骨架了。

近代美学的消亡与近代哲学的消亡是密切相关的，这两者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和情形？这决非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需

费大量的笔墨才行。现在让我们先谈一谈近代哲学消亡的情形。

一 关于哲学的消亡

§ 2

由笛卡尔和培根开启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及其不同的派别,最初都以弥纶万象总揽万物的绝对存在或本体为其最高范畴,他们都承认宇宙万物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高根据或本质存在着,他们或以此绝对存在为其哲学的出发点,由此推演出万事万物的存在,(唯心主义哲学家就是如此立论的。)或以此绝对存在为其哲学的最后归宿,从形形色色的经验现象界总结归纳出一个统一万象的普遍本质或实体。(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就是如此立论的。)在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世界万物的绝对本质,不仅是最高本体或实体,而且具有主体性,是绝对主体。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那个有名命题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事实:思维不仅仅是生成万物的本体,而且是决定人之为主体的,人的思维或思维的人被提升到上帝或神的地位,并取而代之。在近代理性主义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经验理性主义逐渐上升为近代哲学的主流,科学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逐渐占了上风,压倒了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逻辑语义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经验理性主义哲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同时又宣告着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终结和消亡。因为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和逻辑语义分析哲学将近代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给彻底消解了,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或主体存在着,也不承认有一个统一万象的普遍共相或绝对本质存在着。它的任务和宗旨就是要消解、拆除由理性主义哲学虚构的最高本体、绝对本质和普遍共相。它因之而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相揖别,并

带着近代哲学的死尸和棺槨迈入现代的门坎，启现代哲学之先河。

在消解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两个人成就斐然，立下了汗马功劳。马克思以科学实证的方法，首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两个领域里捣毁了居于经验现象之上的抽象共体或本体。他认为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只有那直接诉诸经验的客观事物和关系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在这之外的所谓实体或本体，全是由哲学家的怪想虚构出来的，纯属于虚乌有。在马克思看来，他的哲学问世以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有为各门自然科学提供普遍原则的自然哲学，在社会历史科学中有为各门社会科学提供普遍原则的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所有这些哲学都带有思辨的形而上学性质，它们不是从各门科学的具体对象本身中研究查询普遍规律，而是以预想的虚构的概念或共相去附会具体的现象，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1]各门社会历史哲学的情形也是如此，“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是哲学本身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的，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2]马克思坚决摒弃这种“唯心主义怪想”，他主张从自然和历史所提供的直接的经验事实出发，来研究自然和历史。这样一来，那些构想虚幻不实的关系和概念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被逐出自然界

和历史领域。“现在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象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和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而这逻辑和辩证法也不是什么纯粹思辨的哲学，而是由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矛盾法则和规律所提供出来的科学方法，它带有显明的科学实证的色彩，它一刻也离不开客观事物的具体存在和运动，一旦脱离了客观事实，成为独立不依的抽象原则，它就变得毫无价值。关于这，马克思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来的。”^[4]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历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连的；”^[5]也就是在这同一个意义上，恩格斯首次慎重地向世界宣布：“哲学消失了！”——近代思辨的理性主义哲学消失了。

马克思不但消解了由笛卡尔和黑格尔创设的形而上的本体，而且消解了思辨哲学中的思维主体。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和经济学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被奉为颠扑不破的铁一样的客观法则。社会存在也就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其形式的社会结构，它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个人的存在则是第二性的，二者的关系永远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人的意识及其存在被认作一定的社会结构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便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怎样的社会结构形式或社会生产方式，就有怎样的人，人的社会本质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间断的再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如此说来，人只能在客体的意义上，而不能在主体的意义上被正确地理解，不是人创造着生产着一定的社会结构或生产关系，而是以既往历史留传下来的物质资料、思想资料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既定生产关系规定着、生成着每一个人。人就这样被嵌入实体性的生产关系之中，人的主体性于此消失殆尽。（当然，这种情况仅限于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晚期的政治经济学，在他早期的思想，以及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主体概念仍被保留着，显然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体系，关于这，我在别的著作中曾专门分析过，这里不宜深入讨论。）以一种纯客体性的结构形式来消解主体，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结构主义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6]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认为，人是由一定的符号或语言结构生成的，并且明确地主张，语言结构无主体。“构成意义的绝不是主体，主体本身乃是由语言确立的。人象社会一样，他只是语言的产物，而非其发明者。……说话者的意图与能指者和所指者的深层相互作用相比，只是一种表层现象，而那种能指者和所指者的深层相互作用，是发生于语言结构的无个性领域的”。^[7]结构主义把语言视为一个类似于上帝式的范畴，一个终极概念，语言至上，决定着一切，决

定了主体。这一思想又为后结构主义者福科所继承，所发展，福科象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在人和语言的关系中，语言或话语是第一性的，在人物和语言之间，语言成了驱使主体动作的内在力量，不是人驾驭语言，而是语言在主使人，借用马拉美和兰波的话，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不是我在言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8]至此，由马克思滥觞的消解主体的哲学工作告一段落，大功告成。笛卡尔式的思维主体、自我，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所标榜的主体性和个性，或在社会结构中，或在语言结构中被消解殆尽，基于主体性、自我和个体的近代人道主义精神也随之消失，烟消云散了。

§ 3

形而上的绝对本体的消解，思维主体性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近代哲学全部消亡了，它仅仅意味着由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哲学消亡了。由培根、洛克等人开启的唯物的理性主义哲学仍然没有动摇，他们这一派从经验世界中归纳抽象出来的客观本质，或普遍规律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不能够彻底摧毁它，是因为他与这一派哲学有着某种继承关系，他的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培根那里继承改造过来的。正是这一关系，使他难以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彻底决裂，以至于使他的哲学兼有近代和现代的混合性质。所以从另一个方向彻底摧毁近代唯物的理性主义哲学，这一艰巨的破坏性工作，是马克思力不从心，无法完成的。它只能由别的人，由完全摆脱近代哲学影响的怪才、俊杰来完成。这个彻底消解近代本质主义哲学的怪才果然继马克思之后出现了，他就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取消形而上学，比马克思来得更明快简捷。他首先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明明确确地划出一条界限来，这个界限就是语言所能明白无误地表达的极限。真实的，或唯一真实的东西